■青春岁月

母亲的友谊

□翟立华 文/图

天津的知识青年来到村里的时候，还是一群哭鼻子的孩子。那个冬天，他们拎着行李站在用仓库改造的宿舍前，看着风一吹草纸“呼啦啦”直响的窗户，胡晓光先“我的妈呀——”一声就哭了。

仓库里的老鼠吓得胡晓光两股战战，她仓皇地冲到街上拉着路过的我母亲不住地哀求，要搬离仓库。在我母亲死乞白赖地缠磨下，当支书的三叔同意胡晓光搬到我姥姥家的热炕头上。每天能和胡晓光一块儿进进出出，母亲觉得自己的身上似乎散发出一种叫做知识的光芒。

那会儿，胡晓光躺在被窝里给母亲讲普希金、保尔·柯察金，朗诵《海燕》和《假如生活欺骗了你》。母亲对这个和她一样大的城里小姑娘崇拜得无以复加，她认为，知青就是有知识！

“那时候，知青的年纪小，没干过农活。队里心疼他们，拣轻活让他们干，后来就和村里人一样，翻地、拉粪、摇耧、割麦子，个顶个晒得又黑又壮，比农民还农民。”母亲说起这些，眼里流淌着笑意，好像又看到了当年。

清明的时候，胡晓光偷偷地祭拜她过世的妈妈。那些年不让搞封建迷信，她和我母亲就找了大队部旮旯里的一间破屋子，用木板写上她妈妈的牌位，把从城里带来的书撕了当纸钱，一边烧一边祭奠她妈妈。俩人正烧得起劲儿，三叔“哐”地一脚踹开门，一看地上没烧完的纸灰，骂了声：“你们活腻味了！”上去把牌位撅折扔了出去，连踩带踩把火苗弄灭了。

胡晓光早吓傻了，母亲也不知所措地看着三叔。三叔看了看

外面回头小声骂她们：“要是把屋子点着了，非给你们好看！”他又狠狠地瞪了我母亲一眼：“再胡闹就把你嫁给村头三傻子！”

母亲虚张声势地说：“你敢？”三叔一听急了：“你还敢犟嘴，看我不揍你。”胡晓光一下子挡在母亲前面，胸脯一挺，三叔说：“咋的？你也想挨揍？就你俩净整幺蛾子！胡晓光，你是想回仓库看老鼠了？”胡晓光一下子蔫了，她撇着嘴说：“要不然我去嫁给三傻子吧！”三叔扯了扯嘴角憋住了笑，说了句，那就准备嫁妆吧！抬腿走了，留下面面相觑的俩人。

胡晓光还没等嫁给三傻子就要回城了。在村口，母亲拽着她的行李哭得昏天黑地。胡晓光泪流满面，一扭头看见了远处的三傻子，她指着三傻子对我母亲说：“帮我看着我的女婿，别让人抢走了！”母亲哭着哭着就笑喷了。

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，母亲和胡晓光再没见过面。直到今年春天的时候，胡晓光打电话说要回村里看看母亲。母亲一下子年轻了起来，她一趟趟去超市采购，把好吃的一个劲往家搬。我说：“妈，人家在城里啥没吃过？你这些人家不稀罕！”母亲娇嗔地说：“你知道啥？”

大巴刚在村口停稳，母亲便挤在了车门口，当一位头发银白的老人下来后，母亲试着喊了一声：“晓光？”老人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，她张开双手和母亲紧紧地拥在一起，两位分开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人抱着、笑着、哭着。母亲拉着胡晓光的手往家里走，看见三傻子远远冲她们嘿嘿嘿直笑，母亲说：“你女婿，给你看得好着呢！三叔还等着让你嫁给三傻子呢！”俩人哈哈地笑做一团，又抱在一起哭成泪人。

阳光照进屋里，窗前，两位老人拿着手机戴着花镜，拉着我女儿学用微信。她们举着手机使劲地摇着，一会儿惊喜地喊：“加上了，加上了。”一会儿又对着面用语音、用视频聊天，两人快乐得像没有长大的孩子般。

透过她们的样子，似乎看见那段青葱岁月，时光不老，青梅常嗅。

■家庭相册

我们的小别离

□夏学军 文/图

梁实秋：你走，我不送你。你来，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去接你。而在母亲的眼中，相迎与相送，都是不可或缺的。

高中时候在城里念书，每两周回家一次，享受母亲的温存和美食，也顺便带走半个月的零花钱。那个时候交通不像现在这么便利，通往城里的大客车限时发送，我总是坐五点半的那班车回家。母亲掐准时间去接我，一下车就看见母亲翘首以盼的身影，心里真是又高兴又温暖，母亲赶紧接过我的包，我挽起母亲的手臂，一路依偎着往家走。

那时候还没有双休日，为了能在家多住一晚，星期一就得早起赶第一班大客。冬季天还没亮，母亲自然要送我的，我俩走半个小时到车站，母亲陪我等车。第一班大客缓缓进站，母亲又仿佛想起什么似的，急匆匆地再嘱咐我几句已经说过千万遍的话，我急着上车找个好座位，嘴里胡乱答应着。直到汽车拉着我一点点离开，母亲的身影一点点变模糊，安稳地坐着的我，才感觉母亲一个人默默往回走的心情一定不好过，心情忽然就黯淡下来。

整整三年，都是母亲送我，风雨不误。如今母亲已是白发苍苍，依然住在县城的老家，有弟弟照顾着，而我，却忙得不能每两周回一次家了。

儿子上大学的四年是在省城，离家不太远，坐大客车一个小时而已。每次我都要送他回学校，一路上帮他拎个小包，或者帮他买一点零食车上吃。到了客运站，陪着他买票，陪着他排队，也和母亲当年一样，临上车的时候把说过千万遍的话再嘱咐一遍，然后假装洒脱地说：“快走吧，走了我就轻松了，我和你爸过二人世界去。”其实儿子不知道，直到他上车离开，我还一步三回头地看着车的方向。

儿子总说不用送，他一个大小伙子有什么不放心的，想他了打个电话，个把月之后就回来了。是啊，现在通讯发达，交通也便利，我实在想他了也可以去学校看他。只是我多多少少有一点不舍，就想和儿子多呆上一会儿，说说话，舍不得分离，哪怕只是小小的、短暂的。

想起那句话：“所谓父女母子一场，只不过意味着，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，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，而且，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：不必追。”

我想当年妈妈的心情和我是一样的。

■征稿启事

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？您身边发生过感人至深的工友故事吗？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？如果有，那就用笔写下来，给我们投稿吧。

投稿要求如下：

图片故事——以有趣的照片为由头，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事。可以是今天的故事，也可以是昨天的故事（每篇1至4张照片均可，800字左右。请注明您的真实身份）。

工友情怀——以真实的工友间发生的事情，表达工人阶级的互助情感（每篇800字左右，要照片）。

工会岁月——以照片为由头，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（以一个故事为主，800字左右，有1至3张相关图片）。

青春岁月——讲出您青年时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。每篇500字左右，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。

家庭相册——以家庭照片的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（每篇300字一张图）。

本版热线电话:63523314
本版邮箱：ldwbgh@126.com
本版面向所有职工征集稿件

■图片故事

木叶动 秋声凉

□韩星星 文/图

立秋后，天气转凉。微风碾过，会有叶子落下，像时光的脚印，惊飞蝉鸣。木叶动秋声，风声蝉唳中，秋天已在路上。

母亲敲着腿说，该上坟了。在她嘴里，“上坟”就像上谁家串个门，或走亲戚。我知道那坟的意义，它曾是外婆、外公，现在还是大舅。他们是母亲最亲的人，所以去世后，母亲依然像他们活着一样，定期去走“亲戚”——上坟。

母亲叹口气：娃！你带我去吧，我这腿不当家了……年复一年，在我成长的路上，母亲的腿终于赶不上趟了。我应了声，这才发现母亲老了，老的都赶不上自己了。我把她扶上车，坐好。我还是她的娃，但已成为她生命中最坚硬的部分。

二舅不在家，去工地干活了。六七十岁了，风一吹都趔趄的年龄，他还为生活奔波着。

母亲和妗子唠家常，我从一间屋到另一间屋。找什么呢？我忽地想起，大舅已不在了。一个人的消失，原来可以像不曾存在一样。这个家，已没了大舅的蛛丝马迹。

中午，二舅赶回家做饭。外婆、外公去世早，大舅主外，二舅主内，家里的衣食都落在二舅身上。这曾让我感到羞耻，因为二舅很“女人”，像个女人一样操持着整个家。我帮着烧锅，看二舅娴熟地炒菜、煲汤，密集的汗水，像一场雾，让我看不清他。二舅的确很女人，但他是这个家的脊梁。

吃罢饭，天气稍凉，二舅便带着我和母亲上坟。坟很难找，大豆没膝，玉米过人，但每个坟都有通向它的路，二舅记得，母亲记得，我也记得。那棵白杨还在，站在外公坟头，远远地，就看见它在招手。那身摇曳的叶子，像泛黄的时光，大把大把地飘落。

外公、外婆躺在一起，那些欢喜和愁苦，都已荒芜，枕着坟头的杂草，绿了又黄、黄了又绿。大舅独自一人睡着，生前孤独一生，死后还要孤独另一世，今生来世，对于大舅只有一辈子。挨着大舅的空地，是二舅的。或早或晚，二舅也会睡在这，一家人团团圆圆。

一阵风吹过，几片树叶打着旋，落向远方。母亲抹把眼泪，像片流离的叶子，她永远是亲人们的客人。这里不是她的家，没有她的位置。母亲跪在坟前：爹娘，我来看你了，出来拾钱吧，大哥跟过去了，给他说门亲，活着打一辈子光棍，死后别再让他一个人了……

天色渐晚，该回家了。我背着母亲，蹚过庄稼，穿过土路，走过砂礓路。母亲开始走不动了，这条她走出的路，正一点点传给我。跨上大路，二舅向东，我们向西。同样是回家，却各奔东西。走出不远，二舅回头喊：“没事就带你妈来走走，趁都活着，走不多少趟了。”

我用力点头。我开始明白，母亲给我的，不只是流在身体里的血，还有一条路，一门亲戚，几座坟。我不只是母亲的儿，还是舅的甥儿、外公外婆的孙儿，只要母亲的血还在我身体里流动，她传给我的这条路就不会荒芜，那几座坟就不会寂寞。

木叶萧萧，蝉鸣阵阵，秋声瑟瑟。我回过头，母亲正等着我。时光里，母亲是片飘零的叶子，我就是她的根吧！守着我们的家，抚摸着岁月的疼和痛，静候母亲，落叶归根。